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七目錄

盧照鄰二

釋疾文 并序

對蜀父老問

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

鄭太子碑銘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七

盧照鄰 二

釋疾文 并序

余羸臥不起行已十年宛轉匡牀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桂  
一臂連蹇不學邯鄲步兩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每  
至冬謝春歸暑闌秋至雲壑改色煙郊變容輒輿出戶庭  
悠然一望覆燾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恩已絕乎  
斯代賦命如此幾何可憑今爲釋疾文三篇以貽諸好事  
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刪書者其有栖遑乎國語之作非

欽定全唐文

卷一百六十七

盧照鄰

瞽叟之事乎騷文之興非懷沙之痛乎吾非斯人之徒歟  
安可默而無述故作頌曰

粵若

粵若稽古帝烈山兮遠矣大矣臣太岳兮欽哉良哉有太  
公兮卷舒龍豹奄經營乎四履有先生兮乘騎日月期汗  
漫乎九垓尚書抗節兮屬炎靈之道喪中郎含章兮遇金  
行之綱頹彼聖賢之相續信古往而今來人何代而不貴  
代何人而不才鬱律崛吻兮似崑陵之玉石泮渙粲爛兮  
象星漢之昭回爾其爲廣也碧海雲蒸而地合爾其爲峻

也赤城霞起而天開暨中朝之顛覆家不墜乎良箕紹金  
柯而玉秀穆蘭馨而菊滋彌九葉而逮余今代增麗以光  
熙清風振乎終古妙譽薰乎當時皇考慶予以弄璋兮肇  
錫予以嘉詞名余以照鄰兮字余以昇之余幼服此殊惠  
兮遂閱禮而聞詩於是裹糧尋師褰裳訪古探舊篆於南  
越得遺書於東魯意有缺而必刊簡無文而咸補入陳適  
衡百舍不厭其栖遑累璽重胝千里不辭於勞苦旣而屠  
龍適就刻鵠初成下筆則煙飛雲動落紙則鸞迴鳳驚通  
李膺而竊價造張華而假名郭林宗聞而心服王夷甫見

而神傾俯仰談笑顧盼縱橫自謂明主以令僕相待朝廷  
以黃散爲輕及觀國之光利用賓王謁龍旗於武帳揮鳳  
藻於文昌先朝好史子方學於孔墨今上好法子晚受乎  
老莊彼圓鑿而方枘吾知齟齬而不當是時也天子案劔  
方有事於八荒駕風輪而梁弱水飛日馭而苑扶桑戈船  
萬計兮連屬鐵騎千羣兮啟行文臣鼠竄猛士鷹揚故吾  
甘栖栖以赴蜀分默默以從梁其後雄圖甫畢登封禮日  
方欲訪高議於雲臺考奇文於石室銷兵車兮爲農器休  
牛馬兮崇儒術屢下蒲帛之書值余有幽憂之疾蓋有才

無時亦命也有時無命亦命也時也命也自前代而痛諸  
道之乖也則賢人君子伏斧鑕而不暇時之來也則屠夫  
餓隸作王侯而有餘三仁猖狂兮爲奴爲戮八子狼狽兮  
爲醢爲菹長劒以搗尚想華亭之鶴孤舟欲近遙憶閭門  
之魚史遷下於蠶室鄧艾徵於檻車康旣幽而魏孫登宣  
屢困而慚甯蘧固其閉門少事蹈滄海而辭組開卷獨得  
歸茂陵而著書起清流之浩漫長願嗟乎靈胥重曰積怨  
兮累息茹恨兮吞悲怨復怨兮坎壈乎今之代愁莫愁兮  
侘傺乎斯之時皇穹何親兮誕而生之后土何私兮鞠而

育之何故邀余以好學何故假余以多辭何余慶之不終  
兮當中路而廢之彼有初而鮮克兮賢者其猶不欺况陶  
鈞之象物胡不貞而諒之豈其始終爽德蒼黃變色無心  
意乎簪履有悲哀乎楊墨已焉哉天盖高兮不可問地蓋  
廣兮不容人鐘鼓玉帛兮非吾事池臺花鳥兮非我春寂  
兮冥歲歲年年長少樂慌兮惚朝朝暮暮生白髮愴怳  
恨兮無所見宛轉聯蹠兮獨向隅狀若重狴圓扉之受絛  
又似乾池涸井之相濡鸞鳳之翮已鍛兮徒奮迅於籠檻  
騏驥之足已蹇兮空悵望於廷衢龍門之桐半死鄧林之



木全枯苟含情而稟氣兮孰能不傷心而疾首乎歌曰歲  
將晏兮歡不再時已晚兮憂來多東郊絕此麒麟筆西山  
秘此鳳凰柯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柰汝何

悲夫

悲夫事有不可得而已矣是以古之聽天命者飲淚含聲  
而就死推不言兮焚於介山妃不偶兮跂於巖水仰天而  
歎賁憤骨於吳江下淚交頤卿悲歌於燕市天無雷兮聞  
蟻聚於牀下家非牧兮見牂生於奧裏支離疏之五官已  
敗哀駘它之六骸不美求時夜兮求鴟炙何逼迫之如此

爲鼠肝兮爲蟲臂何煅煉之如彼鬱拂沕滑兮中贅亂蟠  
薄煩冤兮長恨惋出戶庭兮遊息千萬里兮無極杳兮靄  
川綿曠兮水如帶啣兮籟山嵬嵬兮雲似蓋萋兮綠春草  
生兮長河曲試一望兮心斷續晚兮晚夕鳥沒兮平郊遠  
試一望兮魂不返蘼蕪葉兮紫蘭香欲往從之川無梁日  
云暮兮涕沾裳松有蘿兮桂有枝有美一人兮君不知氣  
欲絕而何爲孟夏兮恢台楊柳散兮芙蓉開葉初成兮蠶  
宛轉花落盡兮燕徘徊望夫君兮不來形枯槁兮意摧頽  
天何爲兮愁苦麥將秀兮多風梅將黃兮屢雨日色旰爛

兮流金而爍石地氣燠煜兮滿室而充戶神翳翳兮似灰  
命綿綿兮若縷一伸一曲兮比艱難乎尺蠖九生九死兮  
同變化乎盤古萬物繁茂兮此時余獨何爲兮腸遭迴而  
屢腐圍棋廢兮時不可兮再來鳴琴停兮人何時以重撫  
秋風起兮野蒼蒼蒹葭變兮露爲霜蟬悲翳兮聲斷雁迷  
雲兮路長摧折蕭條兮林寡色顛顚芸黃兮草不芳停劒  
兮懷舊友天外兮思故鄉願一見兮終不得側身長望兮  
淚浪浪遙兮遠山谷縈迴兮屢轉狀若登薊門兮望胡苑  
斷兮連井邑邱墟兮知幾年又似登隴首兮見秦川木葉

落兮長年悲紅顏謝兮鬢如絲王孫來兮何遲遲思公子  
兮涕漣漣風嫋嫋兮雨淒淒螢火飛兮烏夜啼牽牛西北  
兮星已轉織女縱橫兮河欲低秋夜迢迢兮秋未極愁人  
耿耿兮愁不息有所思兮在天漢欲往從之兮無羽翼鬱  
金槐兮木蘭舟青莎裳兮白羽裘戲綠波兮坐芳洲歡不  
停兮人不留悵容與兮徒離憂元冬慘兮陰氣凝沸泉結  
兮炎洲冰郊野昏兮寒沙漲河海暗兮繁雲興嚴風急兮  
密雪下瑾戶閉兮無留者盼城郭兮瓊爲樹兮玉爲樓瞻  
通路兮駕素車兮乘白馬時眇眇兮歲冥冥晝杳杳兮夜

丁丁庭有霜兮月華白室無人兮燈影青披重衾兮魂悄  
悄臥空牀兮目熒熒御燠鑪兮長不暖對卮酒兮憂恒滿  
悲繚繞兮從中來愁纏綿兮何時斷重曰四時兮代謝萬  
物兮遷化聽春鳥於春朝聞秋蟲於秋夜花覆地兮無待  
河傾天兮不借無靈草兮駐朽質乎千年無雕戈兮迴跋  
烏乎三舍夏日長兮繩繩炎風暑雨兮相蒸草木扶疏兮  
如此余獨蘭單兮不自勝元月兮祁寒窮急景兮摧殘霰  
雪雰雰兮長委積人事寥寥兮悵漫漫春秋冬夏兮四序  
寒暑榮悴兮萬端春也萬物熙熙焉感其生而悼其死夏

也百草榛榛焉見其盛而知其闌秋也嚴霜降兮殷憂者  
爲之不樂冬也陰氣積兮愁顏者爲之鮮歡聖人知性情  
之紛糾故歎之曰子欲無言吾將焉往而適耳箕有峯兮  
潁有瀾歌曰歲去憂來兮東流水地久天長兮人共死明  
鏡羞窺兮向十年駿馬停驅兮幾千里麟兮鳳兮自古吞  
恨無已

命曰

命曰昊天不傭兮降此鞠凶昊天不惠兮降此大戾不先  
不後兮爲瘡爲瘵痛之撫兮孰知其厲木之柔兮緡之絲

之人之溫兮黼之藻之自天佑之兮無不利一者之來兮  
云何二野有鹿兮其角觭觭林有鳥兮其羽習習余獨何  
爲兮悲攢藥兮憂戢晉南山龍從兮樹輪囷北津清泚兮  
石嶙嶙天之生我兮胡寧不辰少克已而復禮無終日兮  
違仁旣好之以正直兮諒無負於神明何彼天之不弔兮  
哀此命之長勤百罹兮六極橫集兮我身長轡圉以偃蹇  
永伊鬱以呻嘔天道何從自古多叩爲臧兮匪祐匪仁兮  
覆庸躋狼戾兮南汜跼叛渙兮東峯並强大兮薰赫咸壽  
考以從容勛則天兮朱已矣韶盡美矣均忽焉公侯之系

今必復堯舜之後兮何憊于執諫兮辛載蕃抗議兮靈年  
忠於貞兮何仇俱不得其死焉牛一變而爲虎鼈三化而  
作鵩觸氏居蝸而爭地龍伯釣鼈而訴天何變化之殊俗  
而大小之相懸長無述焉將不死而爲賊賢哉回也今不  
幸而早亡明夷何辜兮姜里洪範何恃兮佯狂我視於天  
兮亦孔之將孔與溺兮殊貫單與張兮相詭紛紜總總兮  
若茲羌未得其元已盛之孝兮姚何感而遂開合之恭兮  
昆何嫌兮不起聖人不議姬旦憤於鴟鴞君子無憂周南  
歌於采芣五鹿云折退守平陵之田三都已成歸入宜春



之里乾不穆兮一爲戌一爲辰坤不恒兮三成田三成水  
何斯柱之危脆一夫觸之而云折東西眇其旣傾西北豁  
其中裂有杞者國竟未掬其烏蟾有厯其都奄以成其魚  
鼈共何壯兮而損其盈媧何神歟而補其闕天且不能自  
固地且不能自持安得而育萬物安得而運四時彼山川  
與象緯其孰爲之主司生也旣無其主死也云其告誰何  
必拘拘而跼跼固可浩然而順之吾知惡之不能爲惡故  
去之曰羣生之所蠹吾知善之不能爲善故就之曰有生  
之大路雖粉骨而糜軀終不改乎此度重曰子旣昧此杳

冥兮迷之不知其所屆將寄命於六師訪真訣乎遐外建  
流星以爲期邀白雲而爲蓋玉虬紛其旖旎青鸞儼其容  
裔霓爲裳兮羽爲旗雷爲車兮電爲旂嚶嚶兮上馳遙遙  
兮橫厲忽若夢兮有覺與巫陽兮相會巫陽爲予兮潔龜  
龜告予以雙支朱雀搖而金躍青龍發而火馳虵登樓兮  
雞入穴雲北走兮水西垂巫陽曰反兮覆兆不告靈蔡誠  
不能知造化之心數朽骨焉足以定古今之倚伏請導列  
缺之前旌陪豐隆之後轂披上帝之元鍵考中皇之秘籙  
於是排雲旌兮叫諸闕登紫翠兮伏瑤壇靈烏杲其將駕

東皇釐其既觀余敷衽而未決兮東皇領而不言玉女申  
之以瓊藥靈妃貺之以琅玕悵容與而不駐肅雲駟於南  
軒窈窕徘徊邈矣悠哉下臨兮星雨上絕兮氛埃彷徨兮  
三清之館縹緲兮八風之臺俯觀兮故國洞崢嶸兮無極  
長懷兮故人涕潺湲兮霑軾橫天苑厯北辰經瑤樓兮一  
息停余車之麟麟涉明河之清淺過織女而問津巫陽曰  
左招搖兮右天駟太一之居兮無不利其道也楓爲天兮  
棗爲地盍往從之兮導君意太乙方握髯低眉右手拄頤  
或以日臨命以歲加時再轉兮再考三命兮三推華蓋微

明兮君子居貞之位太陽陰主今天人厄運之期若夫一  
氣鴻濛萬化緇釐此星精與木局又何足以知之巫陽曰  
太上有老君焉其名曰伯陽遊閭風之瓊圃處倒景之琳  
堂披拂日月咀嚼烟霜撫千載兮爲朝爲暮濟萬物兮若  
存若亡古之聰明博達而不死者將與君子造崑崙之大  
荒迨而容與弭節翱翔俄參元而下降濟弱水之湯湯躋  
軒臺而右轉對玉檻之鏘鏘伯陽欣然見予曰昇之來何  
遲何故疲憊之如是何故枯槁之若茲吾適以爾小別今  
將千二百朞昔者爾爲翟吾固知爾潔潔焉無益其後爾

爲舟吾欲告爾休休焉不留名已登乎仙格爾身尙蹇乎  
中州噫哉甚可痛甚可哭多智也命之斧斤多才也身之  
桎梏爾形體之在地也每矍矍然求媒精魂之於天也又  
遑遑焉訪卜何異儀丹鳳於膠柱飼元魚於森木何晚悟  
之逶迤何早計之穀觶嗚呼何異喪其親也揭竿而求諸  
海失其子也擊鼓而訪諸道途之遠矣曷其云蘇與影捕  
逐可不謂悲乎夫道之動也矍矍矍矍靜也若喪若失矐  
矐今不以死生爲二塊今若以天地爲一生於萬物之後不  
爲緩死於太古之前不爲疾弊萬類也不謂之凶利四海

也不謂之吉夫如是則巨浸稽天而不溺鴻災冶地而不  
然生死不能爲其壽夭變化適足寄其騰遷化而爲魚也  
則躍龍門而橫碣石化而爲鳥也則培羊角而負青天爲  
社也則長無斤斧之患爲瓠也則汜乎決滸之川物無可  
而不可何必守固以拳拳余於是乎嗒然而喪其偶倏爾  
而失其知思故池之淥水憶中園之桂枝栩栩然若有得  
茫茫然若有亾歎彷彿今覺悟魂已歸乎北鄉其往也人  
皆爲之避席其返也鳥不爲之亂行歌曰茨山有薇兮潁  
水有漪夷爲柏兮秋有實叔爲柳兮春雨飛倏爾而笑汎

浪兮不歸

對蜀父老問

龍集荒落律紀蕤賓余自豐鎬歸於五津從王事也丁丑  
屆於昇仙橋上送客亭卽相如所謂不乘高車駟馬不出  
汝下者也遇蜀父老皤然龐眉華髮者休於斯謂余曰子  
非衣冕之族歟文章之徒歟飾仁義以干時乎懷詩書以  
邀名乎吾聞諸夫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當今萬方  
日照九有風靡主上垂衣裳正南面而已矣庸非有道乎  
而子爵不登上造位不至中涓藜羹不厭裋褐不全庸非

貧賤乎吾視子形容憔悴顏色疲惫心若涉六經眼若營  
四海何其無恥也何其不一干聖主効智出奇何栖栖默  
默自苦若斯吾聞克爲卿失則烹何故區區允允無所成  
名余笑而應之曰井魚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  
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蓋聞智者不背時而徼幸明  
者不違道以干非是以聖賢馳騁莫救三家之轍匹夫高  
抗不屈萬乘之威道在則簞瓢匪陋義存則珪組斯違或  
立談以邀鼎食或白首而甘布衣或委輅而事屬論都之  
會或射鉤以相遇匡霸之機亦有朝爲伊周暮爲桀跖當



其時也襲珩珮之鏘鏘失其時也委溝渠而喀喀故使龍  
邱先生羞聞擁篲雁門太守不知縫掖孟軻偃蹇爲王者  
師范睢匍匐爲諸侯客富貴者君子之餘事仁義者賢達  
之常迹來不可違類鴻雁之隨陽去不可留同白駒之過  
隙行蘇張之辯於媧燧之年則迂矣用彭韓之術於堯舜  
之朝則外矣守夷齊之節於湯武之時則孤矣抱申商之  
法於成康之日則愚矣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易時而處失  
其所矣大唐之有天下也出入三代五十餘載月竈來庭  
風邱款塞華旌已偃羽檄已平雖有廉白之將孫吳之兵

百勝無遺策千里不留行無所用也社首旣禪介邱旣封  
創明堂立辟雍雖有闕里之聖淹中之儒叔孫通之蘊公  
玉帶之圖將焉設也咸英並作韶武畢用奏之方澤而地  
祇登昇之圓丘而天神降雖有伶倫伯夔延陵子期操雅  
曲則風雲動激淒音則草木悲又何施也晝衣莫犯囹圄  
不修雖有咎繇仲甫之器釋之定國之儔金科在握丹筆  
如流非急務也人歸東戶家沐南薰山澤無蹊隧雞犬不  
相聞雖有文翁黃霸之述職子游子賤之絃歌政成禮讓  
俗被雍和固無取也干戈已戢禮樂已興刑罰已措梁父

已昇公卿常伯庶政其凝雖有鴻才大略麗句豐詞發言  
盈乎百代濡翰周乎四時略無益於今日而適足以拂之  
是故天子恭己羣臣演成攘袂而陵稷契撫掌而笑阿衡  
無爲而萬物皆遂不言而品彙咸亨莫不稱贊鴻烈揄揚  
頌聲言殊者招累行危者相傾効智者輟談於草澤出奇  
者裹足於山楹許由去而堯臣不少善卷逃而舜德不輕  
夫周冕雖華猿猴不之好也夏屋雖崇騏驥不之處也載  
鸛以車馬不如放之於藪穴也樂鷄以鐘鼓不如栖之以  
深林也此數物者豈惡榮而好辱哉蓋不失其天真也若

金史卷之二十一  
余者十五而志於學四十而無聞焉詠羲農之化翫姬孔  
之篇周游幾萬里馳騁數十年時復陵霞泛月搦札彈絃  
隨時上下與俗推遷門有張公之霧突無墨子之煙雖吾  
道之窮矣夫何妨乎浩然今將授子以中和之樂申子以  
封禪之篇終眇慚乎指地竊所慕乎談天於是蜀父老再  
拜而謝曰鄙夫瞽陋長自愚惑習俗遐陬不遊上國聞王  
人之休旨聽皇猷之允塞亦猶獻雉而遇司南御龍而光  
有北請終餘論永告邛僊

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

若夫三清上列瑤闕控日月之圖八洞深居貝闕吐山河  
之鎮雖復扶桑大帝傳赤字於東華安寶神君受青符於  
南極猶未能發揮不宰復歸無物之功開鑿妙門言謝有  
爲之業其馮馮翼翼百姓存焉而不知杳杳冥冥萬族死  
之而無愠獨爲衆化之宗者其惟元始天尊乎暨乎斃斃  
爲仁跛跛爲義鴻臚傳小儒之具緘滕爲大盜之術堯禹  
生而天下火馳姬孔出而羣方鼎沸則有氤氲帝祖發皓  
鬢於東周兆朕皇輿飛紫雲於西道鳳交開景返徐甲之  
營魂龍光照天杜宣尼之神氣得一吹萬有大造於蒼生

把十蹈五樹靈基於寶祚能使秦皇東指見赤舄而長懷  
漢帝北游望青煙而下拜於是靈山水府俱爲鍊玉之場  
甲第離宮多入空歌之地青牛道士按錦節於中都白鹿  
仙人列瑤壇於八表乃劒門西拒邛關南望星橋對斗像  
牛漢之秋橫月硤縈城疑兔輪之曉落武騎遷昇之路冠  
蓋雲飛文翁講肄之堂英靈霧聚巖開菌桂蘊金碧之祥  
光礪吐夭桃積神仙之粹氣至真觀者隋開皇二年之所  
立也尋屬煬帝驕淫蜀王奢僭冕旒多事有慙七聖之遊  
几杖不朝未遑八仙之術紫臺初構霜露霑衣碧洞新開

蓬萊變海仙居制度與雲雷而共屯象帝威儀將市朝而  
猶梗皇家纘戎牝谷乘大道而驅除盤根瀨鄉擁真人之  
閎閎高祖以汾陽如雪當金闕之上仙太宗以峒山順風  
屬瑤京之下視武帝凝旒紫閣懸鏡丹臺運璇極而正  
乾坤坐闔陽而調風雨變銅渾於九洛鱗羽登歌鳴玉鑾  
於四清烟霞變色焚符破壘更聞繩燧之初剖斗折衡重  
覩人倫之制銀書紀岱登日觀以論功玉牒封梁下雲邱  
而校美千齡胎化申以駕羽之期萬歲巖音獻以華封之  
壽耕田鑿井者不知自然鼓腹擊壤者不知帝力嗚呼豈

非道風幽贊之效歟乃迴輿詔蹕親幸樵谷奉策老君爲  
太上皇帝仍令天下諸州各立觀一所於是碧樓三襲上  
接虹蜺絳闕九成下交星雨乘雲御氣日夕於關山薦璧  
投金歲時於岳瀆此觀地當極要任切會昌南鄰覆錦之  
城西逼吞珠之界使星連注皇華結轍旣而綠地榛蕪朱  
宮板蕩非夫位膺金策名載瓊軒爲紫帝之羣賓列黃庭  
之上格孰能居此棟梁平圃丹牖長樓大開流電之庭廣  
制明霞之宇觀主三洞法師姓黎諱某廣漢雒人也金天  
命秩卽有天地之官火正分司實掌羲和之任夏殷之際



代爲伯相或食邑於魯或書社於衛故魯之黎城衛之黎陽卽其地也魏晉之交或立功於吳剖符於蜀在吳者其後封於壽春黎將故城有黎氏之墓石文石闕之字在焉在蜀苻堅時奉爲蜀郡太守北齊時練山爲益州刺史故子孫因家於蜀法師練山之六代孫也祖宗父泉並爲州郡都主簿平正七職之任蜀文公之好智固讓朝恩秦子整之多才終從郡辟禮儀體制鄉校取式於公曹獄訟章程府主責成於平正時無留事復聞坐嘯之談野有讓耕重聽行歌之樂元珠結慶剖江漢之圓流紫胞貽祉動岷

精之垂曜豫章七歲非復常材朝陽五色豈云凡鳥初登  
小學笑孔墨之神勞一見元書以彭聃爲已任玉笈雲囊  
之術龍緘鳳蘊之圖莫不吞楚夢於胷中指魯城於掌上  
臨長水而飲犢不就堯徵臥巨澤而牧羊徒勞漢使冥邱  
聳駕左肘符觀化之辰諄壑停裘橫目傳栖真之地貞觀  
之末有昭慶大法師魁岸堂堂威儀肅肅裂圓冠而焚俗  
制橫大帳而抗山谷聲若坻頽辯均濤發仲尼河目飛電  
驚人子貢斗脣連環動坐昂昂不雜如獨鶴之映羣雞矯  
矯無雙狀真龍之對芻狗於時三蜀耆老咸相謂曰興大

道者其在茲乎初襲羽裘且莅真陽小觀纔麾玉柄已馳  
天下大名尋而廣漢士人固請法師爲靈集觀主去長桑  
之故苑臨隱弁之新邱經之營之旣雕旣斲銀臺中天而  
孤出珠樹匝地而叢生同赤城之建標有黃房之貞構觀  
中先有天尊真人石像大小萬餘區年代寢深儀範凋缺  
沈沈寶座積萬古之埃塵邈邈瓊顏被千齡之苔蘚法師  
睹斯而流涕曰不圖先聖尊容零落至此乃重趼卽路無  
胼永哀櫛沐幾於四時栖遑周於百舍誓將崇輯事畢然  
後寢食爲期鄉曲爭持錢物競施珍寶費餘巨萬役不崇

朝還開紫翠之容更表圓明之色行益州刺史駙馬都尉  
喬君主壻懿親勳門盛族任高方面寄切西南法師道叶  
半千神疑正一而至真福地荒涼日久不有上德其誰振  
之又表請師爲至真觀主法師升堂慷慨吐納元科攝齊  
嘹唳分明紫訣詞峯雲鬱觸劒石以飛揚義壑泉奔橫玉  
輪而浩蕩入其門者披煙霧於九天聞其音者聽咸韶於  
三月由是戶外之履魚貫江水堂下之賓鴻行關塞黃老  
之學復於今矣則有王孫之黨都公之倫名亞春陵氣高  
韓魏鶚裘玉劒散圓庭以陸離驥子銀鞍委山衢而沛艾

法師以茲衆施卽於天宮後起大講堂并造長廊二十餘丈琳堂鬱其峙起星闌忽以環周仰竄窳以嶙峋下崢嶸以廣朗陰娥假道窺玉女於南軒陽烏迴轡炤青禽於北閣又於觀內鑄銅鐘一口重七十斤立石壇三級週迴一百步懸黍璣於碧落明月流光建瓊乳於元都飛霜蓄韻壇開錦砌類江浦之澄霞庭列瑤階疑崑邱之積雪每至三辰法會八景真遊霓裳蕩耀魄之華羽蓋轉風雲之路通天亘景兼造化之全模帶鳥銜虹連飛動之奇勢可謂德光而功濟道勝而名揚者也前長史范陽公一代羽儀

門傾四海前長史譙國公兩朝肺腑威動百城並屈銀黃  
俱伸元素法師雍容坐鎮嘯傲行藏雖郭先生之禮峻晉  
侯蒙莊子之身輕梁相不能尚也若夫言出於口龍驥所  
不能追行成於心王公所不能及悲懷徇物風雨晦而逾  
勤苦節橫秋冰霜急而逾固戶居環堵而歲計有餘道周  
稊稗而日用無竭又於學射靈山別立仙居一所卽至真  
之珠庭也栽松蒔柏與月樹而交輪刻角雕甍共星樓而  
接翼蒼郊卻倚猶太行之北登錦肆前通似灞陵之南望  
華表千年之鶴未見成都津亭八月之龍時歸鄉里法師

出家入道三十餘年弟子所得觀施不可稱量盡入修營  
咸供衆用見諸疾苦便開五色之囊遇彼饑寒輒有千金  
之費巾拂之外餘無所留凡所經過洪濟多矣法師又於  
咸亨二年正月十八日寢疾之際聞空中有聲曰天上今  
欲相煩爲玉京觀主法師辭以至真功德未就固請不得  
行少選之間所疾便愈左右侍者無不同聞自是遠近道  
俗咸共驚嗟曰天上知余不肖將棄余矣上座監齋某等  
並迴流左映策地景於丹田浩氣中升養天倪於紫室雖  
復同班玉籍並列仙宮每屈宗師之道仍修弟子之敬亦

猶披衣齧缺同德而相尊雲將鴻濛比肩而相下大弟子  
並仙庭十哲道家童師閉門鍊火陪嘯父之高煙卜肆驅  
筠記壺公之遠御咸用輯瓊臺之墜典正蹇樹之頽風散  
在人間敷揚道教可謂庚桑畏壘致大壤以匡時范相鷗  
夷行計然而濟俗僉曰吾師也整萬物而不以爲義利萬  
代而不以爲仁逍遙乎有無之表彷徨乎塵垢之外東郭  
順子無擇存而不論伯昏瞖人禦寇論而不議豈使爲山  
九仞道不列於珠庭築館三休功未書於瑤版下官迷方  
看博邀赤斧於禺山失路乘槎問君平於蜀郡汾陽處子



目擊而言忘漢陰丈人德全而機謝是用搜奇并絡題片  
石於靈邱觀藝協晨見乘雲之飛將蒼蒼中野同銷地媪  
之魂眇眇太初獨昧天師之化其詞曰

象帝之先其誰之子徒觀其妙莫究其始果而勿代爲而

不恃強爲之名謂之道紀

其一

太朴云季孝慈已彰邈邈帝

祖繩繩帝鄉曰神曰聖爲龍爲光千年受籙萬古稱王

其二

於鑠帝唐丕承天秩道風吹萬元猷配一五載乘雲三山

禮日薦璧延士投金訪術

其三

地分輿井城連劒闕錦瀨開

霞嶠峰吐月白雲舒卷青山迴沒菌閣香飛桃源花發

其四

紫宸高映丹宮洞開巖舒金碧地起樓臺鶴飛龍度鸞歌

鳳迴星雨交接風煙去來

其五

寶龜涵影玉顏乃睠神劒九

光華冠萬變日軒朝敞雲歌夕轉紫樹瓊鐘元壇竹院

其六

偉與上士昭哉至人笙簧道德粉澤人倫汾陽處子箕山

外臣遂荒白屋奄有元津

其七

玉局將隆金堦無主草滋紅

壁苔凝繡柱式佇賢才崇其躡矩福庭霞煥仙徒霧聚

其八

縹緲四真雍容十哲俱升紫宇並邀清節松子排烟焦君

臥雪辨雲懸寓神遊朗徹

其九

玉壘庭紳珠鄉勝踐鍾鼎紛

謁江山悠緬薛縣池平萊州水淺懸日月於鼇極播天人

於鳳椽

其十

鄭太子碑銘

若夫蒼精授邑載杓西鄰之際赤鳥告祥方崇北面之尊  
海內奔波三分與二分交競寰中同會七百與八百相符  
故能安地軸之傾輪補乾絃之落素加砥平道諸侯導卜  
洛之郊似石磐基宗子紹維城之固大矣哉周之有天下  
也年將慶遠葉帶枝繁鄭國桓公宣王母弟水雙河濟洩  
雲雨以開封臯二成平連古今而錫類犬牙晉楚鼎定齊  
秦時遇鬪蛇之餘乍進牽羊之弊雖地承負黍國祚彌而

無窮天錫香蘭家風邵爲逾遠太子壽者康公之子桓公之二十代孫也聰明神智暉映當時涯涘清深指驚川而激量珪璋特達與龍輅而齊光因以運逢陽城敗我鄭次辛亥之歲崩山蕩岸餒銳氣於韓兵降志辱身欽盟符於晉血邑封千戶官具百僚今之壽城斯其地也享年七十八薨於晉葬於天陵南靈原超忽永深埋玉之悲荒隴淒其誰識生金之字玉京觀道士鄭大量家長鄭君則合宗並太子之後勝業孤揚清暉競遠逍遙林外放曠煙霞凝皓素於黃庭養神氣於元宇以爲霓旌揚漢猶尋朽骨之

靈鶴駕停空尚謁先人之墓於是芟荒薙蔓徙植延陰豐碑下鹿盧高墳疏馬鬣得青烏之舊地臨絳邑之新田於是大唐總章元年歲次戊辰五月甲申之一日也爾其表裏山河極目原野九京以送其往二水以流其惡山巖霜雪邀處子以同嬉奮岳衣冠侶羣仙而共遠窺晉臣於泉路依稀夏日之光思漢帝於雲衢髣髴秋風之咏雖復相望絕代固可氣類同年豈使素烈景風清猷澹味金石之美堙滅而無聞乎故式紹前範傳之永代將日月以居諸邈宇宙而長久詞曰

周封懿族鄭國開疆始連高華終帶崇芒東西橘徙人物  
絳鄉蕭條河曲凭榦榮陽戎馬生郊兵車亂轍衆雄相競  
郡公未絕煙塵四起縱橫四結園寢成泣偃陽成血家聲  
已潰出質而來西光未謝東府行開鄉關寂寞城邑徘徊  
三鄉二鄙風月池臺廣陽已失年其不朽魄散東山魂歸  
北郊披榛卜葬分晉獻絳露泣仍泣雲屯卽愁川源遽徙  
居處不留源旣號靈城猶名壽摧殘剪樹零落爲邱碑失  
黃龔銘摧白楸猗歟積善克昌後孕丹竈九飛清溪千仞  
眷茲幽隴清風丕振勒石揚聲聞之陳信左右原野表裏

山河析城王屋汾川帝歌新城樹少故絳人多悠悠萬代  
見此如何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六十八目錄

裴炎

猩猩銘

并序

魏元同

請吏部各擇寮屬疏

元萬頃

郊丘明堂等嚴配議

明堂大饗議

郭正一



對鄺肆策

裴守真

請重耕織表

封禪射牲議

論立對破陣善慶二舞議

徐齊聃

請修齊獻公廟奏

諫突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疏

柳宣

檄譯經僧衆書

薛景宣

上修築羅郭及楊正道詐死封事

上官靈芝

王居士塼塔銘

孫處約

請改服制奏

楊德裔

劾奏鄭仁泰薛仁貴逗留失機狀

鄭惟忠

古石賦

泥賦

并序

蘇瓌

與宋璟同諫元宗疏

中樞龜鏡

李寬

僧道拜君親議狀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六十八

裴炎

炎字子隆絳州聞喜人第明經累遷黃門侍郎調露二年  
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侍中中書令封永清縣男進爵河東  
縣侯徐敬業興兵后議討之炎請太后歸政后捕炎送獄  
斬於都亭驛睿宗立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諡曰忠

猩猩銘

并序

酈元長水經注云武平封谿縣有獸曰猩猩猿形人面顏  
容端正學人語若與交言聞者無不歎歔其肉食之窮年

無厭可以辟穀淮南子曰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謂知人家  
往事及祖父名位阮汧云曾使封谿見邑人云猩猩在山  
谷行常有數百爲羣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又愛著屐  
里人織草爲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  
知張者祖先姓字及呼名罵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  
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著之  
乃爲人之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遂置檻中隨其所欲而飲  
之將烹里人索其肥者乃自推託泣而遣之左太沖吳都  
賦曰猩猩啼而就烹里人以餉封谿令曰何物曰猩猩惟

與酒兼之以屐可以就擒爾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毳罽色  
鮮不黯或曰若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  
足其數若加之鞭捶而問之則隨所加而得至於一斗弗  
如此未肯頓輸張薦孝廉好古之士於笥中出此圖相示  
賓客客覽之曰悲哉此獸何其愚也有僧去塵在座謂諸  
賓客曰彼獸獸也夫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矣四  
座引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溺人也曷若猩猩好酒乎爵  
賞祿位羈人也曷若猩猩愛屐乎饕餮致禍飾辭覲免者  
曷若猩猩推肥乎蘊利生孽死而無悔者曷若猩猩含血

乎子奚獨悲此諸賓矍然改容而歎曰大哉高人之言也  
豈趨世利汨沒名務者之所聞乎敬篆斯言以爲座右銘  
其銘曰

爾形惟猿爾面惟人言不忝面智不踰身淮陰佐漢李斯  
相秦曷若箕山以全吾真

魏元同

元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第進士上元初累拜吏部侍郎  
永淳元年詔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封鉅鹿男  
宏道初拜文昌左丞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遷地官

尚書檢校納言河陽令周興誣元同言太后老宜復皇嗣  
后怒賜死於家年七十三

請吏部各擇寮屬疏

臣聞制器者必擇匠以簡材爲國者必求賢以蒞官匠之  
不良無以成其工官之非賢無以致其理君者所以牧人  
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  
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  
富盜賊不衰訟獄未清禮義猶闕者何也下吏不稱職庶  
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材者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臣



又聞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  
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都國今之州縣土有  
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於王朝  
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  
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  
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  
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命官之弊其來日久  
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其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  
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

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爲至要何以言之夫尺寸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庾之器所積者寧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媿彼清通昧於甄察亦將竭其庸妄糅彼芬絲情故旣行何所不至贓私一啟以及萬端至乃爲人擇官爲身擇利顧親疎而下筆看勢要以措情悠悠風塵此焉奔競擾擾宦遊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

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具寮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  
且魏人應運所據者乃三分晉氏播遷所臨者非一統逮  
乎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泰之時少瓜分瓦裂各  
在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兵禍繼以饑饉旣德業  
之不逮或時事所未遑非謂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貞觀與  
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創豈惟日不暇給亦乃人物尚  
稀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爲有道  
恥賤得時無怠諸色入流歲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  
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

收一淄澠混雜玉石難分用捨去留得失相半撫卽事之  
爲弊知及後之滋甚夫夏殷以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  
乎可觀蓋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  
一職故周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  
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  
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  
矣周禮太宰內使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  
事當時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  
命其大者焉夫委命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當所用者精

故能得濟濟之多士盛芘芘之棧樸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正言之尚矣居家觀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昇於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士之進所課也詳故能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宏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況於當今乎又夫從政莅官不可

以無學故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  
不聞以政入學故貴戚子弟例早取官或齠齔之年已腰  
銀艾或童丱之歲已襲朱紫宏文崇賢之生羽林期門之  
類課試旣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  
父古之道也所謂胄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  
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舉止賢以崇其德簡不肖  
以黜其惡少則受業長而出仕並由德進必以才昇然後  
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於此  
一流良足惜也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徒不待州縣之舉直

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而後言才之義也臣又以爲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貧者厭糟糠思短褐富者餘粱肉衣輕裘然則當衰弊乏賢之時則可磨策朽鈍而乘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荆也在薪之翹翹者方之用才禮亦當爾選人幸多尤宜簡練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伊臯旣舉不仁咸遠復

患階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清流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叢爾猶能若斯況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長久之策爲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稍迴聖慮特採芻言略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卽望所用精詳鮮有差失

元萬頃



萬頃洛陽人起家通事舍人拜著作郎武后諷高宗召諸  
儒論撰萬頃與其選朝廷疑議及百司表疏皆密令參決  
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武后臨朝遷鳳閣舍  
人尋擢侍郎永昌元年爲酷吏所陷流嶺南死

郊丘明堂等嚴配議

伏惟高祖神堯皇帝鑿乾構象闢宇開基太宗文武聖皇  
帝紹統披元循機闡極高宗天皇大帝宏祖宗之大業廓  
文武之宏規三聖重光千年接旦神功歆德罄圖牒而難  
稱盛烈鴻猷超古今而莫擬豈徒錙銖堯舜糠粃殷周而

已哉謹按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神堯皇  
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  
雖近稽古之辭殊失因心之旨但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孝  
以承志忠而順美竊惟兼配之禮特稟先聖之懷爰取訓  
於通規遂申情於大孝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尋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撫遺  
文近乖成典拘常不變守滯莫通便是臣黜於君遽易郊  
丘之位下非於上靡遵弓劒之心豈所以申太后哀感之  
誠徇皇帝孝思之德慎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寧當

若是伏據見行禮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今旣先配五祠理當依舊無改高宗天皇大帝齊尊耀魄等窳舍樞闡三葉之宏謨開萬代之鴻業重規疊矩在功烈而無差享地郊天豈祀配之有別請奉高宗天皇大帝厯配五祠以申典禮謹議

明堂大饗議

謹按明堂大饗惟祀五方帝故月令季秋令云是月也大饗帝則典禮所云大饗不問卜鄭元注云謂徧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注

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據此諸文明堂正禮唯祀五帝配以祖宗及五帝五官神等自外餘神並不合預伏惟陛下追遠情深崇禋志切故於明堂饗祀加昊天上帝皇地祇重之以先帝先后配饗此乃補前王之闕典宏嚴配之虔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乃於明堂之下廣祭衆神蓋義出權時非不刊之禮也謹按禮經其內官中官等五嶽四瀆諸神並合從祀於二至明堂總奠事乃不經然則宗祀配天之親雜與小神同薦於嚴配之壇理有不安望請每歲元旦唯祀

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嶽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祀方丘園丘庶不煩黷謹議

郭正一

正一定州彭城人貞觀中進士累轉中書舍人宏文館學士永隆二年遷祕書少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后臨朝轉國子祭酒罷知政事歷麟臺監永昌元年爲酷吏所陷流死嶺南

對鄺肆策

對鄺肆之興用存交易山澤之利事屬貿遷是以先王因

井而制居往聖觀爻而立義將以致茲百族通彼萬商羅  
肆巨千廣充上積之貨旗亭五里俯映星繁之珍是使蹀  
馬迴轅歷闐闐而流溢往商來賈候朝夕以盈途豈唯灼  
著蔡以觀貞旁臨季主之肆泛萍蟻而開宴近對文君之  
壚詎比夫齊宮七市女閭連閉殷室九君姬屋成列但負  
販之徒異業趣競刺繡謝其倚門多財歸其善賈由此聶  
政屠養無辭屈辱平仲有求終甘湫隘故知析毫之子不  
可責以亾機徇利之夫難以徵其重義况墜翳之侶本異  
夷齊貨殖之徒率同猗白若通其小利諒無擁於四人限

以淳心恐有乖於一物誠可除茲濫賄禁彼邪贏則姦黨  
自銷不待曹參之令市無二價詎止黃軒之風謹對

裴守真

守真絳州稷山人舉進士應八科舉永淳初授太常博士

天授中爲司府丞武后令推詔獄以仁恕不合旨出爲汴

州司錄

新書作  
司馬

累轉成州刺史徙寧州長安中卒贈戶部

尚書

請重耕織表

夫穀帛者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一夫之耕纔兼數口

一婦之織不贍一家賦調所資軍國之急煩徭細役並出其中黠吏因公以貪求豪強恃私而逼掠以此取濟民無以堪又以征戍闊遠土木興作丁匠疲於往來餉饋勞於轉運微有水旱道路遑遑豈不以課稅殷繁素無儲積故也夫太府積天下之財而國用有缺少府聚天下之伎而造作不息司農治天下之粟而倉庾不充太僕掌天下之馬而中廩不足此數司者役人有萬數費捐無限極調廣人竭用多獻少奸僞由此而生黎庶緣斯而苦此有國之大患也



封禪射牲議

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惟封泰山  
令侍中謁者射牛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  
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難以施行據封禪禮祀日未明  
十五刻宰人以鑾刀割牲質明而行事比鑾駕至祠所牢  
牲總畢天皇一作惟奠玉獻酌而已若今祀前一日射牲  
事卽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漢武故事卽非  
親射之儀事貴隨時不可行用請從減罷謹議

論立對破陣善慶二舞議

竊惟二舞肇興謳吟攸屬贊九功之茂烈叶萬國之歡心  
義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享之詳覽傳記  
未有皇王立觀之禮况升中大事華夷畢集九服仰垂拱  
之安百蠻懷率舞之慶甄陶化育莫匪神功豈於樂舞別  
申嚴敬臣等詳議每奏二舞時天皇不合起立謹議

徐齊聃

齊聃湖州長城人高宗時累遷蘭臺舍人以漏言左授蘇  
州司馬又坐事流欽州咸亨中卒睿宗立追錄舊恩累贈  
禮部尚書

請修齊獻公廟奏

齊獻公卽陛下外氏雖子孫有犯不合上延於祖今周忠孝公廟甚修崇而齊獻公廟毀壞不審陛下將何以垂示海內以彰孝理之風

諫突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疏

昔姬誦與伯禽同業晉儲以師曠爲友匪唯專賴師資固亦詳觀近習皇太子自可招集團綺寤寐應劉階闥小臣必採於端士驅馳所任並歸於正人方流好善之風永播崇賢之美今乃使氈裘之子解辯而侍春闈冒頓之苗削

祗而陪望苑在於道義臣竊有疑詩云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蓋殷勤於此防微之至也

柳宣

宣永徽時太常博士

檄譯經僧衆書

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歿雙樹微言旣暢至理亦宏刹土蒙攝受之恩懷生霑昭蘇之惠自佛樹西蔭塔影東臨漢魏實爲濫觴符姚盛其風采自是名僧間出賢達連鑣慧日

長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宏闡之力仍資什安  
別有單開遠適羅浮圖澄近視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陳  
莫不談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諦假銓明有終未離於  
有爲息言明道方契證於凝寂猶執元以求元是元非元  
理因元以忘元或是元義雖冥會幽途事理絕於言象然  
攝生歸寂終藉筌諦亦既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干戈  
競發負者屏氣勝者先鳴故尚降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  
無畏答難有方則物輩喧張我等恥辱是故專心適道一  
意總持建立法幢祇植法鼓旗鼓既正則敵者殘摧法輪

旣轉能威不伏若使望風旗靡對難含膠而能闡宏三寶  
無有是處尚藥呂奉御入空有之門馳正見之路聞持擬  
於昔賢洞微侔於往哲其辭辯其義明其德真其行著已  
沐八解之流又悟七覺之分影響成教若淨名之詣菴園  
聞道必求猶波喻之歸無竭意在宏宣佛教立破因明之  
疏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今  
見僧徒雲集並是採石他山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不測  
聽瀉水皆望蕩滌悼悔之源銷屏疑忿之聚有太史令李  
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路行屬歸依以實慧爲大覺

元軀無爲是調御法體然皎日麗天實助上元運用賢僧  
闡法實裨天師妙道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黃葉  
爲金山雞成鳳南郭濫吹淄澠混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  
哉豈僕心哉然鶴林已後歲將二千正法旣萎末法初踐  
元理鬱而不彰覺道浸將湮落元奘法師頭陀法界遠達  
迦維目擊道樹金流仍覩七處八會毗城鷲嶺身入彼邦  
娑羅寶階仍驗虛實至於歷覽王舍檀特恒河如斯等輩  
未易具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國疑義悉  
皆質之彼師毗尼之藏旣奉持而不捨毗曇明義亦洞觀

而爲常蘇柘路旣得之於聲明釋多羅亦剖斷於疑滯法  
無大小莫不韞之曾懷理無深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  
之名在震旦之所推定摩訶之號乃羅衛之所共稱名實  
之際何可稱道然呂君學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  
所詳悉至於陀羅佛法稟自生知無礙辯才寧由伏習但  
以因明義隱所說不同觸象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呂  
君旣已執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鍾鳴法雲旣  
敷雷震希發但龍象蹴蹋非驢所堪猶緇服壺奧白衣不  
踐脫如龍種抗設無垢釋疑則苾芻悉曇亦優婆能盡輒



附微志請不爲煩若有滯疑望諮三藏裁決以所承稟傳  
示四衆則正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乎過此  
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

薛景宣

景宣永徽時雍州參軍

上修築羅郭及楊正道詐死封事

漢惠帝城長安後尋卽殂落今者營築必有災咎又楊正  
道有隋之孽流竄北蕃隨突屈歸化便卽詐死今日猶存  
有人隱藏猶未彰露

上官靈芝

靈芝顯慶時人

王居士塼塔銘

居士諱公字孝寬太原晉陽人也英宗穎邁遠胄隆周茂緒遐昌鬱冠後魏樂府歌其載德天下挹其家聲具詳圖牒豈煩覲縷居士早標先覺本遺名利徧覽典墳備窮義窟觀老莊如糟粕視孔墨猶灰塵得給園之說罄求彼岸之路勵精七覺仰十地而克勤肝食一麻欣六年之顛顚方期拔除煩惱永離蓋纏何悟積善始基處悲生滅以顯

慶元年十一月廿九日寢疾終於京第春秋七十有三卽  
以三年十月十二日收骸起靈塔於終南山梗梓谷風吟  
邃潤寶鐸和鳴雲散危峯金盤吐曜道長運短迹往名留  
不刊介石孰播徽猷吁其嗟焉乃爲銘曰

懿矣居士明哉悟真幽鑒彼岸妙道問津苦節無撓貞心  
剋勤顧邈三有超修十輪俄隨怛化遽此遷神巋然靈塔  
長欽後人

孫處約

處約始名道茂汝州郟城人貞觀朝爲齊王祐記室祐多

過失上書切諫帝嘉之擢中書舍人高宗立遷司禮少常伯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爲少司成致仕卒

請改服制奏

准令諸臣九章服君臣冕服章數雖殊飾龍名袞尊卑相亂望請諸臣九章衣以雲及麟代龍升山爲上改名爲冕又依舊令六品七品著綠八品九品著青深亂紫非卑品所服望請依舊六品七品著綠八品九品著碧朝參之處並依此制非常朝參處聽兼服黃

楊德裔

德裔龍朔時司憲大夫

劾奏鄭仁泰薛仁貴逗留失機狀

臣聞師出以律煥乎青史殺降不祥紀諸彝訓是以分閫作將杖鉞專征苟或乖違明法斯在謹按鐵勒道大總管右武衛大將軍鄭仁泰等猥以非才謬荷拔擢或名參列位或職典禁戎屬北狄孤恩皇威遠振遂得擁旄瀚海問罪天山理應虔奉廟筭恭行天罰而褊心無謀短懷懷諫不肅將帥靡愛戎士無心體國有意徇私鐵勒思結歹臘

葛等雖鹿走趨險蓋緣懼死烏窮思入虛懷可張仁泰等情冀勲庸志希貨賄不聞存慰必寘誅夷乃肆凶殘恣行殺戮向若大軍初到明喻天旨撫納前降招來後伏則鐵勒反善不日斯平仁泰素闕遠圖莫曉機事師徒無紀軍令不明遂使稽顙屈膝者先被塗原之誅懼死懷生者因成絕漠之計鐵勒逃散猶未梟懸屢擾干戈實由於此加以沙塞綿邈風霜嚴凝不量士馬疲疴不計糧食多少乃令班師凍餒征夫殞斃骸胔委積剝剔縱橫暴骨交衢下實泉壤可悼成規不守乃明典刑所誅況且士卒殲亡戈

甲拋棄彌山徧野並資戎狄自聖朝削平天下廓清寓縣東征西怨後舞前歌未有如仁泰此行損威挫銳之甚又仁貴動戎遠征不捷貪殘有素平允乖方旣曰監臨豈宜交涉存沒枉濫從此而生娶妾雖作逗留准法便須離正雖或事有從赦然而敗累過多縱矜所得不補所喪豈可並恣誣罔不寘準繩撫悼存亡理宜懲肅其仁泰等及諸軍故殺降人飢殺兵士並軍中罪大失應須勘當及改正者並請付法推科以申典憲

鄭惟忠

惟忠宋州宋城人第進士補井陘尉轉湯陰尉天授中以  
制舉召見擢左司禦冑曹參軍累遷水部員外郎武后還  
長安召爲待制遷鳳閣舍人中宗立擢黃門侍郎進大理  
卿拜御史大夫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滎陽縣男開元初爲  
禮部尚書轉太子賓客十年卒贈太子少保

### 古石賦

博望侯周流天下歷覽山川尋長河於異域得美石而獻  
焉漢武帝未之奇也東方朔見而喟然曰此石英輝潤密  
秀色明爛舊枕昆吾之谿曾臨歸美之岸玉雉飛而激矢



金雞鳴而縱彈至如天台始裂地乳初分丹青孕彩隱起  
成文盈尺則內含明月膚寸則外吐浮雲別有兩楹分竦  
雙闕相向依依識啟母之形亭亭表望夫之狀鼓迎桴而  
若動帆映舟而似颺此並流膏曲澗滴髓危峯據谷成虎  
臨池作龍鋪英九節連葉千重若乃泗水之上岐山之側  
撫之則磬動奇音被之則錦開新色匠石見而驚駭師涓  
聞而歎息於是琢磨成狀雕瑩生輝似龜則負圖盤峙如  
鵲則緘印騫飛在地者佳人擣練登天者織女支機及其  
火烈崑墟星流宋國被隕形碎遭焚影黑碑沈郢路之東

柱折陽關之北昔之開壇竹聳抱劒松抽礎應山雲之潤  
橋通海水之流柳谷岸崩之馬鬱林泥落之牛莫不歲月  
彫訛邱陵蕪沒顛墜坑穿枕倚巖窟據洞口而嵯峨出泉  
心而磳砢徒見新排理圻舊蹙文迴圓分者電散方裂者  
冰開旣藏瑕而被蘚又抱穴以侵苔豈如寫鏡能明磨鋒  
可利擊拊充帝庭之樂關和覲王府之器總五色而補天  
含九光而鎮地者矣辭未畢帝乃顧而言曰楚王見璞棄  
之山阿不有卞氏其如玉何抽琴命操爲古石之歌歌曰  
江東藏瑞簡濟北蘊兵書若非平固湖中雁定是昆明池

裏魚歌響旣終神儀有懌左右驚視符彩傍射使玉人而  
攻之果得連城之璧

泥賦 井序

語曰等級懸隔有似雲泥然雲高則高矣如其不義猶爲  
夫子所輕故曰於我如浮雲泥卑則卑矣苟不可棄且見  
莊生所重故曰曳尾於塗中吾少也嘗覽左太沖詩云賤  
者雖自賤重之若干鈞感斯言之有徵故爲泥賦

嘉洪鑪之造化物無象而不甄惟茲泥之爲質諒稟之於  
自然雖體潤性柔而名卑質賤不同塵以苟出必感澤而

斯見信厚地之所生匪膏雨而不變同賢良之韞匱候聖  
明而方薦若乃花水行落莢雨將餘交衢蓄潦曲浦含淤  
望之疑實卽之也虛動而爲有靜而爲無苟具形之所蹠  
必觸類而圖諸託龜文而成印寫鳥跡以爲書蹤發追風  
之馬轍閉流水之車於是陶鈞賦象刻削成器因應用之  
無方任良工之所肆順規矩而畫一循制度而無二裁無  
不成擬無不類以土爲質以水爲位位去質沈復歸乎地  
彼木偶之漂泊萍流之自恣推移兮莫識其始終汎濫兮  
莫知其所至若乃蘊彫草於閒館含芳樹於禁闌不緇白

玉之彩徒混明珠之輝帶晴牛而暫落逐春燕而還飛何  
茲物之無識亦應命以知機本乎形而入用乃委質以合  
所塗城則疎勒解圍封關則峭函致阻及其見棄形晦跡  
淪無勞切玉之劒自落成風之斤體伊泥之應變時可同  
乎人志類明鏡之受物若洪鐘之虛已旣懸絕於白雲徒  
隱淪於綠水伊吾人之菲賤竊亦有感於斯矣

蘇瓌

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弱冠舉進士補恒州參軍累遷揚  
州大都督府長史徙同州刺史神龍初入爲尚書右丞再

遷戶部尚書加侍中充西京留守遷吏部尚書景龍三年  
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監修國史景雲  
元年轉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諡曰  
文貞開元四年加贈司徒

與宋璟同諫元宗疏

陛下頻降德音勤恤人影令徒以下刑盡責保准放流死  
等色則情不可寬此古人所以慎赦也恐言事者直以月  
蝕修刑日蝕修德或云分野應災祥冀合上旨臣以爲君  
子道長小人道消女謁不行讒夫漸遠此所謂修德圉圉

不擾甲兵不黷理官不以深苛將軍不以輕進此所謂修刑也若陛下常以此留念縱日月盈虧將因此而致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要以至誠動天不在制書頻下

### 中樞龜鏡

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萬物之司命也居司命之位苟不以道應命翱翔自處上則阻天地之交泰中則絕性命之至理下則阻生物之阜植苟安一日是稽陰誅况久之乎臨大事斷大議正道以當之若不能卽速退中樞之

地非偷安之所平心以應物無生妄慮似覺非正則速回之使久而不失正也敷奏宜直勿婉應對無常速機可以回小事沈機可以成大計同列之間隨器以應之則彼自容矣容則自峻其道以示之無令庸者其來挽我也賢者親而狎之無過狎而失敬則事無不舉矣舉一官一職一將一帥須其材德者聽衆議以命之公是非卽無爽矣人不可盡賢盡愚汝惟器之與正人言則其道堅實而不渝材人可以責成辦事辦事不可與議與之議則失根本歸權道也常貢外妄進獻者小人也抑之審姦吏辭煩而忘



親者去之崇儒則篤敬侈靡之風不作不作則平和平和則自臻理道矣刺史縣令久次以居之不能者立除之無奸柄施恩交馳道路旣失爲官之意受弊者隨之矣欲庶而富在乎久安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佐理在乎謹守制度俾邊將嚴兵修斥堠使封疆不侵不必務廣徒費中國事無益也古者用刑輕中重之三典各有攸處方今爲政之道在乎中典謹而守之無爲人之所貳無請數赦以開倖門勿畏強禦而損制度教令少而確守之則民情膠固矣勿大剛以臨人事慮不盡臣不密則失身非所議者勿與

之言勤思慮不以小事而忽機管財無多蓄計有三年之用外散之親族多蓄甚害義令人心不寧不寧則理事不當矣清身檢下無使邪隙微開而貨流於外矣遠妻族無使揚私於外仍須先自戒謹檢子弟無令開戶牖毋以親屬撓有司一挾私則無以提綱在上矣子弟壻居官隨器自任調之勿過其器而居人之右子弟車馬服用無令越衆則保家則能治國居第在乎潔不在華無令稍過以荒厥心

李寬

寬京兆萬年人高宗朝爲太常卿封隴西公

僧道拜君親議狀

夫出家之徒名曰離俗教戒之法謙下是先旣達苦空理

捐人我

彈曰不敬之來自持真教豈緣在我而不拜乎

况君父尊重敬比於天拜

伏之儀事無疑惑但以因循往代敬其衣戒使然

事同司宰寺議

中彈止可君父不受其拜何得自爲尊重且像法末教委以

國王

事如內府監議中彈

國王示以尊卑未爽一乘之道謹議